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一)

香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冰心作品集

一九九三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93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93 年

致闽侯小箬宝树工艺厂诸公 …… (2)
香港版《关于女人和男人》自序 …… (3)
推荐《中华民族服饰文化》 …… (4)
致宫玺　(3 月 19 日) …… (5)
请大家都来读 …… (6)
想到就写 …… (8)
《海恋集》自序 …… (9)
《中国现代散文精华》序 …… (10)
致王炳根　张庆建　(8 月 10 日) …… (12)
我的咪咪不是波斯猫 …… (13)
给《中华散文》的一封信 …… (15)
致巴金　(11 月 20 日) …… (17)
我永远感谢毛主席 …… (18)
致巴金　(12 月 27 日) …… (20)

1993 年

致闽侯小箬宝树工艺厂诸公

闽侯小箬宝树工艺厂诸公：

小女回京，蒙赐童子拜观音及对联三幅，竹好，画好，书法好，堪称绝技！拜领之余，万分感谢！回首故乡，黯然神往。特此叩谢！并请　安吉。

冰　心叩首

一，九，一九九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香港版《关于女人和男人》自序

我的二女婿陈恕编的《关于女人和男人》要在香港勤＋缘出版社出版，梁凤仪女士让我作序。这书是记载了几十年来我的人际关系的许多事情，因为香港印刷纸厚、字大，因此把它分成《关于女人》和《关于男人》两卷，兹记之如上。

（《关于女人》，香港勤＋缘出版社 1993 年 2 月出版，《关于男人》1993 年 3 月出版。）

推荐《中华民族服饰文化》

苗族作家韦荣慧女士赠我一本又厚又重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这真是一卷鸿篇巨著！它表现了我国五十六个民族自古以来的衣服装饰。衣服则自冠至履，庄严灿烂，装饰则金珠玉石，五彩纷呈，这是韦女士自 1982 年以来在中华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采博集的精美之作；书上有司马义·艾买提老先生的序文和编者叙述，可供读者参考，我是除了赞叹欣赏之外，不能妄加一词了。

于 1993 年 2 月 28 日之晨

致 宫 玺

宫玺先生：

得来书，知您不日来京，十分欢迎！

有许多事可以当面谈了。

今天下午卓如来，不知是否也谈此事。

春寒望珍摄！

冰 心

三、十九、一九九三

请大家都来读

《当代》发表的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的作者黄传会先生我不认识，但他的这篇文章却使我看过后，就铭心刻骨，永不忘记！

在1992年的两个多月，黄先生走了国内的六省十三个县，记了两厚本采访记录，他在扉页上写了三组数字：

我国有近两亿文盲，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三年来，三十万余名失学儿童被“希望工程”救助而重返校园。

“希望工程”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许多人通过它把自己的爱和同情送到需要爱和同情以及表示爱和

同情的物质援助的小同胞手里。

最近我听到北京黑芝麻小学的同学们，把各自在新年中得到的压岁钱凑在一起捐给“希望工程”，请他们转给穷乡僻壤的贫困而不能上学的小同胞们，这些小学生真是太可爱而可敬了！我听到这事实时，激动得涌出了眼泪。我们应当都向这些位“小先生”学习！

话说多了，我们还是回来多读几遍《“希望工程”纪实》，谢谢黄先生为我们写了这篇促人向上的报告文学。

1993 年 3 月 31 日黄昏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93 年 4 月 10 日。）

想到就写

我在《文汇报》上开辟“想到就写”，记得是应文汇报编辑之约，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开始，写到九二年春，都是些很短小的文字，每段都写得很随便，很自由，真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没有经过多少思索。到了九二年春，有一天接到文汇报编辑的信，说到文汇报要改变版面的事，我想也许不需要那种随便乱写的文字了。从那时起，我就把“想到就写”的栏目停了。在此我要对《文汇报》说一声“对不起”，同时我确实也没有在别的报刊上开过什么专栏。因为一开专栏，就总会想到时间到了，又该写些什么了，于是就没话也找话说，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对写文章也没有什么好处！

1993年4月24日清晨急就

（本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93年5月11日。）

《海恋集》自序

燕山出版社要出一部《跨世纪中学生文库》，要我把过去的作品收集在一起编成集子，我就挑那些不是“奉命而作”的文章，而选了从真情实感涌溢之下写下来的几篇编成《海恋集》来应命。我还愿意劝告中学生们，不要为写作而写作，没有真情实感时候，千万不要下笔。

1993 年 5 月 8 日

《中国现代散文精华》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中国现代散文精华》，让我作序。一看篇目和作者的名字，我就感到无限的欢喜和激动！这本书是以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编的，首先有我终生敬佩的叶圣陶老人，熟得不能再熟的老舍和巴金，老师周作人，同学许地山，以及把我拉上文坛的《小说月报》的编辑茅盾和郑振铎。女作家中有前辈陈衡哲，朋友有庐隐、苏雪林（她在台湾成功大学教课，至今我们还在通信）、彭子冈，还有夫妇两人都是我所敬爱的作家如钱钟书和杨绛，至于慕名而未见面的如李广田、聂绀弩……那就更多了……。

总之，看了散文篇目，虽然有些是我没有读过的，但“文如其人”，作者们都是各有各的风情，各有各的风神，各有各的风度，各有各的风骨，从头看了篇目就好像夏天进入丛林，感到彻骨的凉爽，进入春天的花圃，闻到扑鼻的芳香。我愿散文爱好者，都

来翻翻这本书。

1993 年 5 月 8 日清晨

（本篇发表于《中华散文》1993 年 9 月创刊号；《中国现代散文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出版。）

致王炳根　张庆建

冰心研究会秘书长王炳根先生：
福建福州驻京办主任张庆建先生：

我女儿吴青一家，去年到福建，看到我的故乡横岭小学，校舍破损，课室内黑板桌椅等，都破旧不堪，我听了心里十分难过！兹将稿费所得两万元人民币，请您们带回，为横岭小学作修理校舍、添置课室设备之用。钱数很少，但愿能用到急需之处，全仗两位大力了！

匆匆不尽。

冰　心拜上

1993、8、10

我的咪咪不是波斯猫

有好几个年轻朋友写我的访问记，都说我书桌上爬着一只雪白的波斯猫，我要声明一句，我的咪咪不是波斯猫。波斯猫浑身雪白，从来没有杂色的，猫眼睛是蓝色的，也有一只是黄色，另一只是蓝色的，我不喜欢波斯猫，因为一眼就看出它是一只外国猫。

我的咪咪是一只北京的长毛猫，它背上有两块黑球，尾巴也是黑的，这种形象是有名堂的，叫“鞭打绣球”。我的朋友夏衍，在一本猫书上又找出一个更堂皇的名称叫“挂印拖枪”。又有一位朋友忘了是谁，说咪咪的毛色是“雪中送炭”，这样说，它对我简直是施恩了。

咪咪是我女儿吴青从中央民族学院一位教授家抱来的，我在短篇小说《明子和咪子》中写得很详细了，关于它，我写过好几篇短文。它实在是可爱，和我亲得了不得，我早晨九时和下午两时休息后总喂它二十几粒猫饼干，这两顿猫饼干只是它的点心，它

的三顿饭是吴青夫妇喂它猫鱼拌饭。猫饼干是一块像人字的有一分钱币那么大，是外来货，它极其爱吃，每逢我拿出那只小圆饼干盒，它就高兴得在地上打滚，然后就跳到我的书桌上来，吃完了就满足地蜷卧在我旁边，我要写字写信就得让人把它抱走。吴青说它是1984年2月4日生的，明年就10岁了。

1993年8月10日清晨

（本篇发表于《南方周末》1993年9月3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